

我们家从来不养小动物，狗啊，猫啊，鸟啊都与我们无缘。我的父母养育我们六兄妹何其辛苦劳碌，哪还有闲情再养猫狗取乐啊！在我幼年的脑海里，牵着哈巴狗的必是身穿皮大衣的贵妇人，那是在张乐平先生的漫画书《三毛流浪记》中看到的。而在我的童年生活中，猫几乎与小偷是同义词。记得野猫（现在应该称流浪猫）经常光顾我们的厨房，我们姐妹都有被猫吓着的经历。尤其是晚上，我们常在楼梯上冷不丁地与它相遇，吓得我们又哭又叫，它也惊慌而逃。因为与小动物极少接触，在下乡劳动中，最怕的就是吃饭时狗在我脚下晃悠觅食，让我心慌神乱，饭也吃不安心。

这个“家”当然是指我的娘家，自从有了自己的家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。时代不同了，生活逐渐好起来，上世纪90年代在女儿的“软磨硬泡”下，由怕到爱，我还养了十多年的宠物狗呢。不过，今天要回忆的是一段“鸡缘”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我们夫妻俩的工资合起来才100元出头，要养两个孩子，衣食住行诸项开销下来，总是入不敷出，囊中羞涩。印象很深的是那时鸡蛋一毛八分一个，与我们的工资比例来看，它已属生活必需品中的“奢侈品”。在顾右瞻，四邻都已自给自足，养鸡养得风生水起，于是我们也紧跟着，开始了自家

在养鸡的那段日子里

姚锡娟

的养鸡营生。我是一个笨拙的但劳动态度相当好的主妇，每天一早，就去菜市场买来最便宜的青菜，洗净切碎和上饭，差不多有一脸盆，一天两次端到“养鸡场”喂鸡。

何谓“养鸡场”？原来那时几乎家家都养鸡，开始时就在家门口搭个小鸡棚，后来尝到了养鸡的好处，胃口越来越大。不知是哪一位“先行者”在单位的一块空地上搭了个大鸡棚，大家竞相效仿，鸡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，颇具规模，我们笑称它为养鸡场。

我先生也骑着自行车到老远的郊区买来搭鸡棚用的竹子，又买来刚孵出的毛茸茸的小鸡，搭好鸡棚，加入了养鸡大军。我们养了六只鸡，还不算多的，那时候，这也算是一份家产哪！平时捡鸡蛋，过年的时候就计划着宰鸡加菜。

我把六只鸡养得肥肥的，它们一看到我端盆过去了，就往我走来的方向

挤在一起，“咕咕”兴奋地叫着。喂完它们，我就伸手到鸡棚里，总能捡到几个暖呼呼的鸡蛋。有一天，当我端着个大盆去喂鸡时，一位同事的老妈妈无怜惜地看着我说：“不要再养了，看你自已瘦成什么样子了！”我倒没有觉得苦累，可能因为自己还年轻，又有抚养孩子的压力和动力，虽则工作家务两头忙，但我还是兴致勃勃地养着鸡。

回想起当女孩时，母亲屡屡为我担忧。有一次看我灌水瓶灌得满地是水，她发怒地对我姨外婆说：“这孩子将来怎么办呵！”姨外婆安慰母亲：“大了就会好的。”

姨外婆说对了。面对生活的锤打，在干校我学会了打泥砖，收稻子；我不谙女红，却也摸索着给孩子裁剪小衣服，衣服上还绣上了几朵花；害怕小动物的我，不仅养起了鸡，居然还有勇气把屠刀对准了鸡脖子。然而自己终究是胆小的，不是“手无缚鸡之力”，却有对杀生的恐惧，有一次那只受难的鸡竟能在我的手中挣脱，从厨房的窗口飞往阳台逃生，然后就上演了一场追鸡的闹剧……

那年除夕前，正当大家心心念念地准备过年加餐的时候，小偷把我同事家养的鸡全偷了！这真是晴天霹雳，飞来横祸。他们一家在除夕夜的伤心难受可想而知，我们也因此心情沉重，除了同情，还有担心自家鸡的安危。

直到70年代末的一天，领导为了遏止鸡场持续“膨胀”，也为了遏止与鸡争食的肥鼠队伍进一步扩大，终于来个快刀斩乱麻，命令在一星期内把鸡全都处理完，关闭“养鸡场”！其实那时的食品供应已开始好转，不养鸡于大家也是好事。然而对多数的“经营”总有些留恋，更何况要在一星期内吃完这些又肥又大的老母鸡，确实难了些。我们把鸡与婆婆家对分，我无奈地天天吃着“鸡宴”，却味同嚼蜡。

又见夫妻树

蔡旭

我又见到檀香树时，它的身边依然站着金凤花。据知，不但是必定的，而且是必须的。一个开着火焰蝴蝶般的花朵，负责美丽动人；一个身挂“绿色金子”名牌，负责出成果。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树。可是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，它们在家中的地位并不平等。檀香树是“半寄生树”，只有把根搭在金凤树的根上，获取水分和营养，才得以成活。这个嫉妒心太重的家伙，甚至不许金凤树比它长得高，比它长得好。如果长得比它茂盛，它就会很快含恨而死。

多少知情人为金凤花打抱不平！为什么要逆来顺受？为什么要忍辱负重？为什么不愤而出走，而死要面子，维护这表面的一团和气？这次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告诉我，树也和人一样。不仅檀香树害怕孤独，金凤花也害怕孤独。要是没有了指依相伴，金凤花不会再为悦己者容，檀香树命都不保，何谈事业与贡献？世上的事就是这样。只有在和谐的环境中，个人才有安全与幸福。听着，望着，我真想伸出双手，和他紧紧抱在一起。

最近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自己在“脑路”里搜索了一下最新的网络新词，似乎有这样几个：打工人、工具人、干饭人、内卷，等等。之前也是靠偷偷懒混过去了，这次便试着用一用查“百科”及请教年轻人这两个办法，看看这些新词的内里及背后，有些怎么样的人生百态。

年轻人，我就选了家里那位正在上大学的大朋友。我自己先查阅了几个新词的“百科义”，待大学生回家来，得空便与他聊了聊。没想到，倒成了一场小小的蛮有意思的对话。

从网络释义可以知道，有些词从一个局部，一下子火起来。比如“打工人”，似乎起于一条短视频，视频中：“勤劳的人已经奔上了塔吊，你却在被窝里伸了伸懒腰，你根本没把自己生活当回事儿。早安，打工人！”随即引爆网络。

家里的“大朋友”认为，这个“引爆”很有意思。凡网络新词，一下子蔓延众

点启发。像我们老派人，旁观这些网络新词，容易简单地用“语言社会学”去分析。这当然也不错，但总还是贴不住年轻人在使用网语上的那些丰富多样的棱角和侧面。不少词看上去有点“吐槽”的意味，但更多的还是上面所说的期许。

比如“工具人”“内卷”之类，如果用社会学的工具去分析，可以分析出“物化状态”等一大套社会心理和心态的内容，应该也有一定的道理。

但实际上，大家使用这几个词，不一定带上很多的怒气和恨意，还是戏谑和调笑的意味为主，顶多不过是有点儿热讽。热讽便带有暖意，即期许大于“吐槽”：“让我像工具一样为你做事没什么不可以，但最好别太把我当工具了。人与人，有时能够互相留意一些、上心一些、理解一点，一些期待和希望：打工人不怕‘打工’，但也想有人的快乐和趣味。”

“大朋友”的这些话，让我有

口，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能够保持鲜活度和生命力，都是多少打中了大多数人群“内心柔软的一点”，反映了社会大小的心态。其中最可注意的，是从一个人群向另一个人群的那个延伸过程。像“打工人”这个词，一开始只能是由“打工仔”这样的人群喊响的，但如今，无论社会精英还是普通职员，无论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，都在自称“打工人”，因为大家想，起早贪黑、汗流浹背也好，西装革履、牵肠挂肚也罢，外在的形态不同、各个的具体状况有异，却同样是靠自己的工作、劳动和努力吃饭、生活。

而且，不同人群使用，那个感觉也有不同。比如大学毕业生，马上就要走上职场，他们也说：“我们也是打工人了。”这里面既有新职场人的新鲜、好奇与干劲，也有一些期待和希望：打工人不怕“打工”，但也想有人的快乐和趣味。

“大朋友”的这些话，让我有

点启发。像我们老派人，旁观这些网络新词，容易简单地用“语言社会学”去分析。这当然也不错，但总还是贴不住年轻人在使用网语上的那些丰富多样的棱角和侧面。不少词看上去有点“吐槽”的意味，但更多的还是上面所说的期许。

比如“工具人”“内卷”之类，如果用社会学的工具去分析，可以分析出“物化状态”等一大套社会心理和心态的内容，应该也有一定的道理。

但实际上，大家使用这几个词，不一定带上很多的怒气和恨意，还是戏谑和调笑的意味为主，顶多不过是有点儿热讽。热讽便带有暖意，即期许大于“吐槽”：“让我像工具一样为你做事没什么不可以，但最好别太把我当工具了。人与人，有时能够互相留意一些、上心一些、理解一点，一些期待和希望：打工人不怕‘打工’，但也想有人的快乐和趣味。”

“大朋友”的这些话，让我有

点启发。像我们老派人，旁观这些网络新词，容易简单地用“语言社会学”去分析。这当然也不错，但总还是贴不住年轻人在使用网语上的那些丰富多样的棱角和侧面。不少词看上去有点“吐槽”的意味，但更多的还是上面所说的期许。

比如“工具人”“内卷”之类，如果用社会学的工具去分析，可以分析出“物化状态”等一大套社会心理和心态的内容，应该也有一定的道理。

但实际上，大家使用这几个词，不一定带上很多的怒气和恨意，还是戏谑和调笑的意味为主，顶多不过是有点儿热讽。热讽便带有暖意，即期许大于“吐槽”：“让我像工具一样为你做事没什么不可以，但最好别太把我当工具了。人与人，有时能够互相留意一些、上心一些、理解一点，一些期待和希望：打工人不怕‘打工’，但也想有人的快乐和趣味。”

“大朋友”的这些话，让我有

点启发。像我们老派人，旁观这些网络新词，容易简单地用“语言社会学”去分析。这当然也不错，但总还是贴不住年轻人在使用网语上的那些丰富多样的棱角和侧面。不少词看上去有点“吐槽”的意味，但更多的还是上面所说的期许。

“网语”对谈

李荣

点启发。像我们老派人，旁观这些网络新词，容易简单地用“语言社会学”去分析。这当然也不错，但总还是贴不住年轻人在使用网语上的那些丰富多样的棱角和侧面。不少词看上去有点“吐槽”的意味，但更多的还是上面所说的期许。

比如“工具人”“内卷”之类，如果用社会学的工具去分析，可以分析出“物化状态”等一大套社会心理和心态的内容，应该也有一定的道理。

但实际上，大家使用这几个词，不一定带上很多的怒气和恨意，还是戏谑和调笑的意味为主，顶多不过是有点儿热讽。热讽便带有暖意，即期许大于“吐槽”：“让我像工具一样为你做事没什么不可以，但最好别太把我当工具了。人与人，有时能够互相留意一些、上心一些、理解一点，一些期待和希望：打工人不怕‘打工’，但也想有人的快乐和趣味。”

“大朋友”的这些话，让我有

点启发。像我们老派人，旁观这些网络新词，容易简单地用“语言社会学”去分析。这当然也不错，但总还是贴不住年轻人在使用网语上的那些丰富多样的棱角和侧面。不少词看上去有点“吐槽”的意味，但更多的还是上面所说的期许。

比如“工具人”“内卷”之类，如果用社会学的工具去分析，可以分析出“物化状态”等一大套社会心理和心态的内容，应该也有一定的道理。

今年春节期间，有个时尚的活动，那就是阅读建筑。阅读建筑能火起来，这使我想起地名也能阅读。

一个城市的地域称谓，不外乎有三种形态，一是行政区划名，二是路名，三是地名。地名是一个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，据《宋史·河渠志》等古籍记载，宋代为解决吴淞江（即今苏州河）水患，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，每隔五里疏通或开挖一条大支流。这种支流统统被称为浦，例如桃浦、彭浦等，继而这种河名又成了地名。当时在接近吴淞江入海口有两条大支流，一条叫上海浦，另一条叫下海浦。后来上海浦成为了黄浦江一段，这是在明代的事。但从上海浦形成的上海地名，却肇始于宋代。历史上的上海位于吴淞江之南，故“淞南”又成了上海的又一个别称。光绪九年，《申报》编纂主任黄式权就写过一本上海风土人情的《淞南梦影录》。另据说，在下海浦的西面有个



边看边聊

再后来，哥一家搬迁至镇上居住，留下父母双亲；1990年植树节那天凌晨，阿爸因胃癌复发悄然逝去；最后，家宅里只剩下妈妈一人，孤零零地守着三间瓦屋和那棵广玉兰大树。妈妈与大树又朝夕相伴了廿四个春秋，一年四季，她春天看广玉兰花开花落；夏天在玉兰树荫下摇扇纳凉；秋天端坐藤椅仰望如伞树冠静心喝茶；冬天则弯腰拾掉落下的枯萎树叶，当柴禾烧……

2012年国庆长假里，有一天，哥和我如约而同回到家乡老屋，与年迈的姆妈相聚吃饭，席间说到老屋和广玉兰大树何去何从的问题，最后在征得姆妈同意后，决定翻造新院落。姆妈嘱咐了一句：“保留好那棵广玉兰大树哦！”

对即将在老宅基地建造的院落，我是满怀兴奋和期待的，思前想后，专门去电徐圆圆先生，恳请她能否拨冗题写“玉兰庄”三字。徐先生出身苏州书香名门，上海文史研

究馆员，一手大小篆书十分了得。徐先生应允后，还建议将玉兰庄的“庄”改写为“莊”，这一字之改，可谓妙笔生花，让我敬佩不已啊！题款到手后，我请人送至江苏丹阳，专请裱刻高手制作一块硬木匾额，院落竣工前将它镶嵌在院落门头上。可不曾料想到，新宅院落落成第二年，那棵广玉兰大树竟然渐渐落叶枯萎，再也没有生机，最后不得已锯枝挖根，当了柴禾。

我后来细想想，广玉兰大树之所以在院落建成枯萎而死，很可能是在新宅院排地基时，匠人不慎伤动了其筋骨，才致使它枯萎而去的吧。

母亲和玉兰大树远去的这几年，每逢清明、冬至总要回故里去，然而，当我每次抬头望见门头上“玉兰莊”三个字，心中便会生出些许感慨，再望着院内花坛空荡荡的样子，心头怎一个愁字了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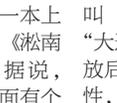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今年春节期间，有个时尚的活动，那就是阅读建筑。阅读建筑能火起来，这使我想起地名也能阅读。

一个城市的地域称谓，不外乎有三种形态，一是行政区划名，二是路名，三是地名。地名是一个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，据《宋史·河渠志》等古籍记载，宋代为解决吴淞江（即今苏州河）水患，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，每隔五里疏通或开挖一条大支流。这种支流统统被称为浦，例如桃浦、彭浦等，继而这种河名又成了地名。当时在接近吴淞江入海口有两条大支流，一条叫上海浦，另一条叫下海浦。后来上海浦成为了黄浦江一段，这是在明代的事。但从上海浦形成的上海地名，却肇始于宋代。历史上的上海位于吴淞江之南，故“淞南”又成了上海的又一个别称。光绪九年，《申报》编纂主任黄式权就写过一本上海风土人情的《淞南梦影录》。另据说，在下海浦的西面有个



边看边聊

再后来，哥一家搬迁至镇上居住，留下父母双亲；1990年植树节那天凌晨，阿爸因胃癌复发悄然逝去；最后，家宅里只剩下妈妈一人，孤零零地守着三间瓦屋和那棵广玉兰大树。妈妈与大树又朝夕相伴了廿四个春秋，一年四季，她春天看广玉兰花开花落；夏天在玉兰树荫下摇扇纳凉；秋天端坐藤椅仰望如伞树冠静心喝茶；冬天则弯腰拾掉落下的枯萎树叶，当柴禾烧……

2012年国庆长假里，有一天，哥和我如约而同回到家乡老屋，与年迈的姆妈相聚吃饭，席间说到老屋和广玉兰大树何去何从的问题，最后在征得姆妈同意后，决定翻造新院落。姆妈嘱咐了一句：“保留好那棵广玉兰大树哦！”

对即将在老宅基地建造的院落，我是满怀兴奋和期待的，思前想后，专门去电徐圆圆先生，恳请她能否拨冗题写“玉兰庄”三字。徐先生出身苏州书香名门，上海文史研

究馆员，一手大小篆书十分了得。徐先生应允后，还建议将玉兰庄的“庄”改写为“莊”，这一字之改，可谓妙笔生花，让我敬佩不已啊！题款到手后，我请人送至江苏丹阳，专请裱刻高手制作一块硬木匾额，院落竣工前将它镶嵌在院落门头上。可不曾料想到，新宅院落落成第二年，那棵广玉兰大树竟然渐渐落叶枯萎，再也没有生机，最后不得已锯枝挖根，当了柴禾。

我后来细想想，广玉兰大树之所以在院落建成枯萎而死，很可能是在新宅院排地基时，匠人不慎伤动了其筋骨，才致使它枯萎而去的吧。

母亲和玉兰大树远去的这几年，每逢清明、冬至总要回故里去，然而，当我每次抬头望见门头上“玉兰莊”三个字，心中便会生出些许感慨，再望着院内花坛空荡荡的样子，心头怎一个愁字了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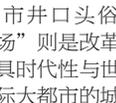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今年春节期间，有个时尚的活动，那就是阅读建筑。阅读建筑能火起来，这使我想起地名也能阅读。

一个城市的地域称谓，不外乎有三种形态，一是行政区划名，二是路名，三是地名。地名是一个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，据《宋史·河渠志》等古籍记载，宋代为解决吴淞江（即今苏州河）水患，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，每隔五里疏通或开挖一条大支流。这种支流统统被称为浦，例如桃浦、彭浦等，继而这种河名又成了地名。当时在接近吴淞江入海口有两条大支流，一条叫上海浦，另一条叫下海浦。后来上海浦成为了黄浦江一段，这是在明代的事。但从上海浦形成的上海地名，却肇始于宋代。历史上的上海位于吴淞江之南，故“淞南”又成了上海的又一个别称。光绪九年，《申报》编纂主任黄式权就写过一本上海风土人情的《淞南梦影录》。另据说，在下海浦的西面有个



边看边聊

再后来，哥一家搬迁至镇上居住，留下父母双亲；1990年植树节那天凌晨，阿爸因胃癌复发悄然逝去；最后，家宅里只剩下妈妈一人，孤零零地守着三间瓦屋和那棵广玉兰大树。妈妈与大树又朝夕相伴了廿四个春秋，一年四季，她春天看广玉兰花开花落；夏天在玉兰树荫下摇扇纳凉；秋天端坐藤椅仰望如伞树冠静心喝茶；冬天则弯腰拾掉落下的枯萎树叶，当柴禾烧……

2012年国庆长假里，有一天，哥和我如约而同回到家乡老屋，与年迈的姆妈相聚吃饭，席间说到老屋和广玉兰大树何去何从的问题，最后在征得姆妈同意后，决定翻造新院落。姆妈嘱咐了一句：“保留好那棵广玉兰大树哦！”

对即将在老宅基地建造的院落，我是满怀兴奋和期待的，思前想后，专门去电徐圆圆先生，恳请她能否拨冗题写“玉兰庄”三字。徐先生出身苏州书香名门，上海文史研

究馆员，一手大小篆书十分了得。徐先生应允后，还建议将玉兰庄的“庄”改写为“莊”，这一字之改，可谓妙笔生花，让我敬佩不已啊！题款到手后，我请人送至江苏丹阳，专请裱刻高手制作一块硬木匾额，院落竣工前将它镶嵌在院落门头上。可不曾料想到，新宅院落落成第二年，那棵广玉兰大树竟然渐渐落叶枯萎，再也没有生机，最后不得已锯枝挖根，当了柴禾。

我后来细想想，广玉兰大树之所以在院落建成枯萎而死，很可能是在新宅院排地基时，匠人不慎伤动了其筋骨，才致使它枯萎而去的吧。

母亲和玉兰大树远去的这几年，每逢清明、冬至总要回故里去，然而，当我每次抬头望见门头上“玉兰莊”三个字，心中便会生出些许感慨，再望着院内花坛空荡荡的样子，心头怎一个愁字了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都有相匹配的大广场。有的则变化更大，例如“太平桥”成了“新天地”，“烂泥渡”成“陆家嘴”，“闸北公园”为“大宁绿地”替代。这些地名的变化，无不折射出上海的巨变。

但我们也不难看到，由于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，有不少曾经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地名，正在弱化、淡化，甚至消失了，每一位老上海都能说出一大串，例如卢家湾、泥城桥、九亩地、麦家圈、唐家湾、王家码头、蓬莱市场、大自鸣钟等。但也有保护得好的。

“王家厍（沙）”是南京西路上一个地名，1900年卡德路（今石门二路）两侧兴起房地产开发，涌现了花园洋房和里弄房，因弄内广植花木，绿荫掩映，以卡德路为界，有了“东王家厍花园弄”与“西王家厍花园弄”。

大前年，“西王家厍花园弄”办起了袖珍的“西王花园弄堂博物馆”，笔者受邀参与筹建，在这个家门口的博物馆里，定期展览老上海的旧物品，让居民来共同阅读与守护曾经的王家厍的记忆。



天井故事 (剪纸) 李守白 作

究馆员，一手大小篆书十分了得。徐先生应允后，还建议将玉兰庄的“庄”改写为“莊”，这一字之改，可谓妙笔生花，让我敬佩不已啊！题款到手后，我请人送至江苏丹阳，专请裱刻高手制作一块硬木匾额，院落竣工前将它镶嵌在院落门头上。可不曾料想到，新宅院落落成第二年，那棵广玉兰大树竟然渐渐落叶枯萎，再也没有生机，最后不得已锯枝挖根，当了柴禾。

我后来细想想，广玉兰大树之所以在院落建成枯萎而死，很可能是在新宅院排地基时，匠人不慎伤动了其筋骨，才致使它枯萎而去的吧。

母亲和玉兰大树远去的这几年，每逢清明、冬至总要回故里去，然而，当我每次抬头望见门头上“玉兰莊”三个字，心中便会生出些许感慨，再望着院内花坛空荡荡的样子，心头怎一个愁字了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

夜光杯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秋天，千树万树叶枯黄，掉了一地。香樟叶不想掉落，它们还青翠着，在冬季打折的阳光下，生产养分，没有停歇。春天，棕红的香樟叶累了，叶柄不再拽着树枝。任由春风带走，将晒太阳的空间，留给刚露头的嫩叶。

时尚